学弈（篇二）

老棋手坐在年轻人的对面。

“让子棋和正常下区别挺大的。”他把黑棋推到我的面前：“干脆让你一个贴目，来吧。”

棋盘的分量颇为厚重，矿物制作的棋子拍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棋子双面凸，摸起来笃实温润，在棋盘的交叉点上微微摇晃两下，便立住了。

老者面无表情地越走越快，只在盘面空旷时选择的点位才会稍思考一会，颇有些石佛的风范；年轻人从开局就陷入苦战，若不是没有棋钟限制，应是早早进入读秒了。

白棋轻盈灵动，撒豆成兵。虚时如空中漫步，实时又有极强的压迫感。年轻人杀不掉打入的白子，放活的过程中丢盔弃甲，自己的贸然打入却又遭到缠绕攻击，眼看已经落后好几个贴目了。终于在大龙愤死后打将几手，象征性收了收官子，于是认负。

长久的思考也几乎抽干了他的体力，年轻人向后瘫在椅背上。又忽然抬起头，好像从一场梦中惊醒：“您……是狗吗？”

老人颌首低眉，喝了一口茶：“不入流的老业5罢了，我要是狗你能下这么久？趁今日有闲，复个盘吧。”

“你前五十手下得不错。”老人放下茶杯。

“我开局定式的选择肯定有问题，走完那一串我觉得我已经快输了，若是想扳回胜率一定是一场苦战。”

“并不是。你仔细看看，白并没有太多实地，虽然你那边两块棋都没活干净，但是黑实地反而更多一些，所以我打入了。”

“我失误了，没杀掉，这里就基本没戏了。”

“也不是。”老人的语调里听不出什么情绪：“因为这里就是杀不掉的。你以为杀一块棋很容易？其实你根本不用杀。压迫，放活，围空，走完了咱们目数还是差不多。你还有一个败招就是在我上面拆得太大的时候点进来了。”

“但是这棋我活了。“

老者展现出与年纪不符合得记忆力，棋盘还原到那一步：“没错，我就是故意拆大，诱惑你点进来的，你果然上套了。就是这里，其一，你可以活得更大，但是你没有，你看，也就几个先手便宜的事情；”按照原谱又多摆了几步，“其二，你活了之后，你的左边的两块没活净的棋就变成弱棋了，高你这么些段位，杀你一块棋还是不难的。大局观并不只是体现于布局，同样体现于棋局的每一刻。”

“只是都我活了之后也赢不了吧。”

“对，正常收官输一个贴目以上。”

“那您应该是留力了。”年轻人大概点了一遍棋盘，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老者确实很多地方并没有祭出最凶狠的杀招。

“留了，也没留。”老者笑道：“你的脱先很多时候是无理的。我跟着应其实也是一种退让，因为我并不像让棋盘变得太难看。能看出你学了AI，前五十手面对我基本没有落什么下风。但是你只学到了狗的形，没有学到狗的神。计算力方面你恐怕与k级棋友不相上下，对棋理的研究也并不深刻。”

“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我网棋最高也上过2段，很多时候就是随手走了一个。”年轻人试图争辩。

“3段以下都差不多，技战术层面一定是有问题的。这个水平的棋友没有办法主导盘面局势。要赢你十分简单，我只需要等待你的失误就够了。一盘棋中你总会给我好几个机会，即使我完全不要，我也不觉得你的官子能力会强于我。“

说得没错。只有综合能力足够强才能成为业5，哪一块都不能欠缺。

“又是很久没下了。”年轻人的声音渐渐小了。

“即使你某一次打上去了，你的段位也不会超过3段。而且你在下一次‘很久没下’之后，会像被海浪冲上沙滩一样迅速地掉回1段左右。”老者的脸上笑意消失了，声音似乎更坚实了一些：“下围棋最大的坎也就是你愿不愿意花功夫刻意练习。很多人下了几千盘棋，还是输赢一半，在这个段位徘徊一生。”

老者扶桌，站起：“人生如棋，每一手棋都体现了你对现实的思考。道是随手太多，你对弈的态度又谈何端正？道理永远是一样的道理，无非是你愿不愿意把它当成道理。”

言罢，老者拂袖而去，留着年轻人面对棋盘发愣。